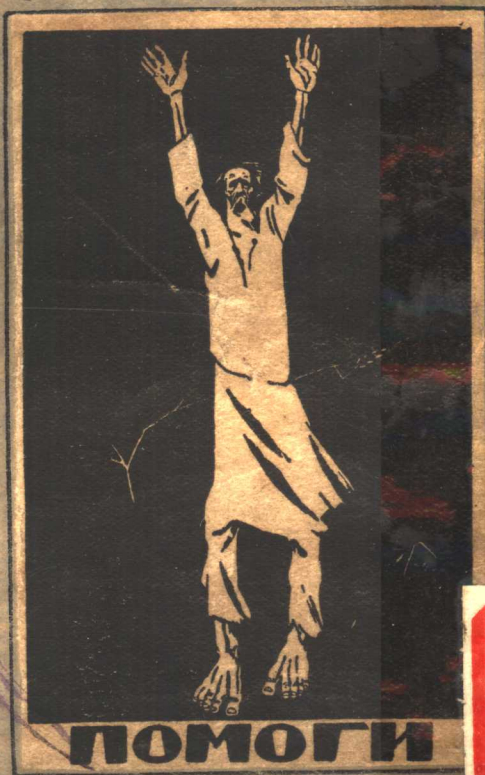


訓誡

及其他

賽米諾夫等著
傅東華譯



新生命書局發行

世界新文藝叢書

新俄小說選集

傅東華訳

飢餓及其他

3



民國十八年初版發行
民國廿一年十二月一日重版

——世界新文藝名著譯叢之三——
飢餓及其他

——實價一元——

版權所有

著者

賽米諾夫等

譯者

傅東華

出版者

陳寶驊

不准翻印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街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重刊序

在我們自己的革命尙未完成的期間，爲好奇心所動，要想知道知道別人的另一性質的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譯了這幾篇東西。

從零碎在報紙雜誌上發表到印單行本，乃至現在的重刊本，這幾篇東西曾經有過一段有趣的經歷。第一次單行本的版權是賣給某書局的。出版的時候，剛巧某書局停辦了，這書的初版一千部就被——據說是論斤的——賣給另外一家書店。我當時既然無權過問，就從此查不出它的下落。同時我自己手裏也已並孤本而不留，於是這幾篇東西的消息早已如石沈大海。忽然新生命書局的經理人來說已經買到這書的版權並且已付重刊，我聽見了當然很高興。

現在果然重刊出版了，我和它重逢之下，彷彿和一個被綁票的親屬重新見面一般。

當初譯的時候，本來信手抓來，並未經過有意識的選擇，如今覆校之後，倒發見了一點統一的意義。

大家飢餓到如同飢餓一篇所描寫，可見革命原是不可避免的。

飛腿兒因一家都被白軍屠殺而努力報仇，也是人情之常耳。

革命原不是幻術；一個民族原不能由革命一躍而登天堂，所以這幾篇裏一律都表現着一種緊張和不安的空氣。這大概是革命期間的作家普遍感着的，因而也就是新制度難產的必然徵候吧。

總之，這幾篇東西有一點共同的特色，就是都不出於人情之外：革命只是人情的表現而已。

然而退伍紅軍兵士所追求的『熱而肥』的姐尼亞女士終究要被城裏政治教育部的代表范修丁同志毫不費力地帶了去。難道這是革命的注定結果嗎？——也不過是人情罷了！哈哈！

——譯者一九三二，一〇，二八，重校後。

內容：

譯者序言

賽米諾夫著 飢餓·····	一
左祝里著 不過一點兒小事·····	二〇五
希雪考夫著 村戲·····	二四七
卡薩脫金著 飛腿兒奧西普·····	二八三
皮涅克著 皮短褐·····	三〇五

飢 餓 (日記)

賽米諾夫(S. Semenov) 著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愛彼得格拉！從車窗裏，已經可以看見煙突、禮拜堂、和一排排的屋頂了。一片廣漠煙騰的天空，展布在這一切之上。上帝啊，我的心怎樣地跳着！再過一分鐘，我就要到那裏了！

我一跳上月臺，登時就被感情激動了。人們叫囂着，挨擠着，奔忙着，我身邊帶着一些食物，這是我帶給飢餓的爸爸吃的，但在過磅的地方，好像什麼食物都要被徵發似的。一大羣的人已經圍住一個軍人了。大家哭的哭，咒的咒。難道他們真也要徵發我的食物嗎？

謝天謝地！居然被我溜過過磅的地方了。可是天啊，這又怎麼好？車站的鐘上，已經是六點差十分了！電車是六點鐘停的。我要走的地方還遠得很！我是要到港口去的。那邊趕得上嗎！

我就誰也不管，急忙趕過車站。兩肘左右推着，擠出我的道路。我自己曉得，我背後兩條可憐的辮子是掉得很好看的了。我相信人人都在笑我了。我還帶着一頂帽子……我是到彼得格勒做工來的。我現在是十五歲。

我好像很鎮定似的，一逕就跑到柴門斯基路口。那些孩子們多不害臊啊！他是儘管『姑娘，車姑娘，車』的窘我。

『滾開罷，你們這些野小子！你瞧，你們把這小娘子鬧昏了。』
我抬起眼睛，謝謝那人，感激得幾乎淚下。

那人的臉，是老實開闊，兩頰紅紅的。他的眼睛異常和氣。他還有一部長美的鬍子。他總斷乎不會欺騙我的。

『東西交給我拿，小姐。您放心。什麼都沒有事……您只管走過來上電車罷。』

『謝謝你，謝謝你。我要五號的電車。那一輛是呢？……請你……天啊，你帶我到那裏

去呢？……我是要到港口去的！這一輛是到那裏的？到那裏的？』

『趕快，趕快，小娘子！你要耽誤最後一次車了。正是這一輛！到佛雪利夫斯基去的。』

我就聽見月臺上一個人說道：

『到佛雪利夫斯基。這是到佛雪利夫斯基去的。』

謝謝上帝，我已經上車了，我回頭一看，看見那人伸着他的手，說道：『給我一點兒小

費，好嗎，小姐？』

當然，我就臉紅了。我每回給人家錢，總是要臉紅的。這是多沒幹啊……那末……我

該拿多少給這位……同志呢？

我的臉越發紅了，便伸手給他一張二十盧布的凱倫加。（註二）『這……夠了嗎？』

天啊！月臺上所有的人的臉都開始微笑了，他們瞧一瞧我伸着的手裏的凱倫加。大

家都微笑起來。當然，當然，總因為我給得太多了。

而那位同志突然說道：

『這可太少一點，小姐。』

無恥的流氓！他的臉並不和藹，竟是奸猾了。那個討人嫌的羣衆笑得更厲害。一個戴眼鏡的紳士瞟了我一眼，便縐着眉走過去了。那位同志還是伸着手站在那裏。

我搜索我的錢囊，要想再尋一張凱倫加。我的手指顫抖。人人都在笑我，我紅着臉，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裏。我又給他一張。

『找罷……你有得找嗎？』

『沒有，小姐。』

下作的東西！他竟敢對我笑呢！他斜視一下，笑了一下。

『不要緊……不要緊……你拿了去……不用找罷。』

我們沿奈半斯基河邊走去。這河邊已變得多麼荒涼慘澹了。親愛的老奈半斯基啊！

據說人們滿街的餓死。那末，上帝啊，我將怎樣生活呢？我不知那爸爸也在挨餓嗎？

我們已到尼哥利夫斯基橋了。這就是第五街。快了，快了。

我盡力拉着門鈴。

『是那個？』

啊，這是一種怎樣惱怒的聲音啊！這是安東尼那。她必定是飢餓了。而我又簡直沒有

帶什麼回來……

『東尼乞加，（註二）親愛的，開門……是我啊……是我……你不認識我了嗎？』

我摟住她的脖子。我一面吻她，一面哭。好奇怪！我為什麼看見她會這樣歡喜的。她呢，簡直對我是個陌生人了——我這嫂子。他如今是凶暴，並不和氣了。她的脖子是瘦骨嶙嶙的。她現在看見我並不歡喜了。這是我從眼淚裏感覺着的。可是我不知為什麼，還是繼續的吻她。

『你帶什麼回來沒有？』

『啊，東尼乞加，饒恕我，我沒有帶麵包回來。我自己一路來都沒東西吃呢。這袋裏還留着一點。還有些麵包屑兒……待一會兒罷，東尼乞加。』

東加（註三）含着敵意地狠狠釘了我一眼，並對我的袋兒注視一回，好像急欲曉得牠的內容似的。她一定以為媽媽不肯從鄉下帶東西回來。可是我們自己也沒有麵包吃；我們是單靠馬鈴薯過活的。啊，看她的樣子多麼饞，多麼不高興啊！連我的手都抖起來了。我急忙解開口袋，把麵包屑抖在廚房的桌子上。我把所有的口袋統統解開，統統解開。『這裏，母親寄來的一些乾薑，給爸爸和舒拉（註四）的……一點兒牛油……還有罐頭奶酪。此外再沒有別的。連爸爸也沒有了。』

安東尼那大大的失望，可是她說：

『好罷，不要緊的，我們真也無須這些。我們並不缺什麼。只不過爸爸正在挨餓。你如今沒有東西帶回來，他少不得要埋怨你呢。』

『怎麼你們不餓，却叫爸爸挨餓嗎？你們難道是分家的嗎？』

「是的，是的……這是你爸爸的意思。你還不曉得他如今變成怎樣一個奇鬼了呢！他出去做工的時候總要把門鎖着。好像我們都是賊似的好罷，且不要管他，我們進去喝茶罷。」

啊，我的心怎樣地開始疼痛起來了！難道這是一家人生活的樣子？難道我的爸爸竟會變到這樣客齷？我是八個月沒有見他了。他要是果真如此刻薄，見了我又將怎樣看待呢！

我走進屋子，看見小坦馬羅乞加坐在牀上。她方才睡醒，身上只有一條領巾，什麼都沒有穿。她那一雙小膝蓋是微紅而有窩兒的。

「坦馬羅乞加，坦馬羅乞加，我的安琪兒！是我費姑姑呀！你認識你的姑姑嗎？東尼乞加，你瞧，牠真是一塊寶貝肉，不是嗎？」

我是竭誠地愛坦馬羅乞加的。我帶她繞着屋子打旋兒，像瘋的一樣。突然間亞力山大進來了。

他看見我，現出高興的樣子。上帝啊，他怎會這樣瘦，這樣蒼白的呢！我曉得他待我比誰都好。可是我常常要對他無禮。我是愛他的，不過他總有一種縮瑟可憐的神情。他是我的長兄，但是他的模樣兒確乎有些蠢笨。

現在，我一看見他那副憔悴的面容，登時替他非常難過。可是我照常用一種隨意的樣子叫呼他，也不講寒暄話，只問他道：

『你還不會找着事情嗎？』

我曉得他經我這一問，必定要倉皇失措的。他的神氣多麼頹唐啊！他們大概每天都用這個問題去窘他的。而現在我也——我真太下作了！委實可憐的亞力山大啊！他經這一下冒犯，便走出房外去了。

安東尼那正在把約莫半磅的麵包切做極薄極薄的薄片。

『請坐下，喝點茶罷。可惜昨天沒有趕得上買麵包。不然我們是不會缺乏的。』

她的眼睛一逕注在手底下的麵包。從不曾抬起來看我一看。

『等等罷，東尼乞加，我不要麵包。我有點麵包屑在廚房裏。還有一整塊的麵包……』

我去拿來。』

『不要緊！就吃我的罷。我們並不缺乏。』

『不，不，一刻兒就來的。』

我跑到廚房裏。天哪，麵包那裏去了；有人吃掉了！方才還在這裏的。現在不知去向了。

『東尼乞加，東尼乞加，到這裏來！麵包那裏去了？方才還在這裏的，現在不知那個吃

了。』

安東尼那跑了進來，怒氣沖沖的。

『好罷，還有誰呢？我猜總是舒拉罷。』

『亞力山大嗎？不至於的！他難道真餓到如此嗎？哦，他來了！』

『麵包是你吃的嗎？』

他不響。但我看得出正是他吃的。唉，這麼大一個人了！他已是二十五歲，而他的下唇

顫抖着。我可憐他。同時又恨不得將他裂成片片。

『我不曉得的。我當它是不屬於那個人的。』

『這是怎麼說，不屬於那個人的？你難道等不及我們坐下吃茶的時候嗎？羞也不羞？
咱們我們大家都是肚子餓的。』

『可是攏總能有多少呢？』

『不管是多是少，你總得等一等才是。』

亞力山大沒有辦法了。他不知怎麼樣分辯才好。我很替他難過。可是對着東加之面，我又覺得可羞。因此我就叫罵他，我心裏覺得羞恥，口裏還是繼續的叫罵。

東加聽我謾罵，暫時沒有作聲，末了她才勸解道：

『你隨他去罷，費兒。他真是餓了。爸爸簡直是沒有東西給他吃的。不要緊，我的麵包足夠在這裏；來，我們喝茶罷。』

我的心似乎要哭了。淚兒已湧上我的眼眶裏。我差不多自制不住了。可憐的亞力山

「大啊！爸爸餓着他。啊，他變得這樣忍心了！亞力山大一天瘦似一天，他的眼圈兒深陷了。我將來怎麼能跟爸爸過活呢？」

吃茶的時候，東加把家裏的情形告訴我。她皺着她那氣忿的臉兒，眼睛裏却帶着笑。

『我真不曉得你將來怎樣跟他過活。他已經變得這樣吝嗇了！我是不肯片片麵包都計較的，我的彌敦乞克也不會如此，可是他要防備我們，將房門鎖着。你想我們是什麼人——是賊嗎？昨天，你曉得我們沒有麵包。他是有的。我請他跟我們吃飯，問他說：『你有麵包嗎，爸爸？我們今天是一點都沒有。』他瞟了我一眼，像野獸一般，這才說道：『我有一點兒。』他於是從房間裏拿了一大塊出來。他給我們各人切了極薄的一片，把其餘的仍舊拿回去。你想我心裏夠多麼難受。難道我和彌敦乞克是這樣待他的。』

我聽着她說，心裏痛楚、羞辱和恐懼一齊交集。這是何等可怕，何等可怕！他將來也要餓着我。我願意媽媽趕快從鄉下回來。東加她也恨我的。她將這些事情都告訴我。大概是自己以為得意的。好罷，這也不要緊，我只裝出高興的樣子就是了。